



一千七百九十三年，六月十五日，礼拜六。吾船“狮子”号，自交趾支那之多伦海湾出发，向中国开行。同行者有三船，一为“印度斯坦”号，较大。余二船，一曰“戛考尔”；一曰“克拉伦司”，均二桅之小帆船也。

十九日礼拜三，下午二时，中国大陆已隐隐可见，其方向则罗盘中之“东北偏北”也。

二十日礼拜四，晨六时下碇于辣得郎海口。余命史但顿勋爵、密司忒麦克斯威尔、甲必丹麦金吐司三人，登陆报告吾船抵埠之息耗，顾以此时一季中之商船多未抵埠。（译者按：尔时交通机关尚未大备，海外商船之来华营业者，不能如现时之川流不息，仅能按季往来一次，且必结伙同行互相照应，故云然。）即欧洲各国商人之营业于东方者，亦多在澳门，故报告而后，岸上未有若何之举动也。

二十二日礼拜六下午，史但顿勋爵回船，言得澳门消息，中国朝廷自得吾英特派使臣来行觐聘礼之确耗而后，文武官员均大为满意。乾隆皇帝亦以为己身克享遐龄，以古稀天子之身，至政幕将闭之候。而犹得一远国如吾英吉利者，使臣万里东来，共敦睦谊，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，至是而益增矣。因通令全国各海口，凡有吾英皇帝陛下所属之船只抵埠者，当以至敬之仪节迎接云。（译者按：《东华录》乾隆五十七年冬，十月乙酉上谕：

军机大臣郭世勋等奏“据洋商蔡世文等禀，有英吉利国夷人波唧啞唵喳咂等来广禀称，该国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，今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，由海道至天津赴京等语，并译出原禀进呈，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，自应准其所请。以遂其航海向化之忱，即在天津进口赴京。但海洋风帆无定，或于浙闽江苏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，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到口，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委员迅速护送进京，毋得稍有迟误。至该国贡船虽据夷人禀称，约于明年二三月可到天津，但洋船行走风信靡常，或迟到数月或早到数月难以预定。该督抚等应飭属随时禀报，遵照妥办。在该贡船到天津时，若大船难以进口，著穆腾额预备小船，即将贡物拨运起岸，并派员同贡使先行进京，不可因大船难以进口，守候需时致有耽延也。将此传谕各督抚，并谕郭世勋盛住知之。”

二十八日礼拜五，向归山岛（译音）驶行。因雾重天黑，与“印度斯坦”船及两二桅小帆船相失。先是东印度公司主事者曾派甲必丹柏乐克滔，驾一二桅帆船“勉励号”驶往归山岛，令其游弋该处，候至六月三十日为止，俾与吾船相值。

三十日礼拜，海面不见“勉励号”船之踪迹，遍问中国渔船，亦鲜有见者。此间中国渔船极多，数以千计，望之满目都是。碧波如镜缀此无数小舟，至足观也。

吾船下碇后，即有一华人，业领港者率其所属上船参观。此人虽业领港，顾始终未见一船宏大如吾“狮子”号者，故觉事事新奇，称誉不止。（参考史但顿《出使中国记》曰：“狮子”船体积既大，建造复迥与华船不同，故抵此之后，一时人人诧为奇观，谓极海陆工程之能事矣。尔时上船观者甚众，拥挤不堪名状。船上执事之人，初以自居客地不能施号令于地主，听其自由登船，不加禁阻。后以登船者多逗留徘徊不肯即去，而未

及登者复呼噪欲上，互相推挤。不得已乃请彼辈看毕而后，即立时上岸，以便后来者得登船一饱眼福。此辈上船后，遂各处随意乱走，不问有无禁入之地，致船上水手大为所苦，然尚肯自守规则，未有野蛮之举动，于中有少数之人状貌粗蠢，若全无知识者，盖下流社会也。）

后于舱中见壁间悬一中国皇帝之御容，彼辈立即俯伏于地以至恭敬之状，向地皮亲吻数四。（译者按：以意度之，当是磕头，而外人误为向地皮亲吻，抑何可笑。）（参考史但顿《出使中国记》曰：彼辈向地皮亲吻起立，而后咸向吾辈作喜色，似谓汝辈外国人，乃亦敬重吾中国皇帝，悬其像于船中，殊足感谢也。）

七月一日礼拜一，吾船与“印度斯坦”号、“夏考尔”号、“克拉伦司”号三船相遇。

自上月十九以至今日，无日不雨，无日不雾，天色沉黑如晦，有时加以风警，航行至此困苦已极。其中晴畅者仅有一日也。

三日礼拜三，抵珠山下碇。（参考史但顿《出使中国记》曰：“克拉伦司”船下碇未几，即有当地之文武官员数人上船询问。其中有一商人略解英语，为充舌人。余即问曰：吾船到此，鸣炮七响以为敬礼，何岸上答礼之炮仅有三响？彼言：中国风俗不论何事敬礼之炮以三声为限，三声以外，即为政府所不许。余又问：吾船开炮时，炮口平指，岸上开炮则炮口向上，何耶？彼曰：炮口向上，为防避危险起见。前以广东某英国船，曾以开放敬炮之故，击毙中国人二名，致开炮者不免于刑戮。故吾辈小心谨慎，不敢以炮口平指，且吾中国风俗。炮口平指唯有击人，平时用之即为大不敬云。）

吾即遣史但顿勋爵乘“克拉伦司”船，入城与当地官长商

量，俾得一熟悉海路之人，为吾船引港，以便开往天津。吾船停泊之处，盖在城东五十英里许。

七日礼拜，史但顿勋爵回船，与二引港人俱。引港人言：他种船只均可直抵天津，独“狮子”船体积太大，吃水太深，至庙岛后即不能再进。又言：庙岛地近登州，居北直隶海湾之入口，北直隶海湾浅而多沙，停泊之地绝少。自此往庙岛约四日之程云。史但顿勋爵亦言：抵城后，得此引港之人殊不容易。谓与当地长官说明来意后。当地长官即曰：吾等权力，仅能令引港者导尊船至次一口岸交卸，复由次一口岸供给引港之人，如是逐节交换，至于末一口岸而止。史但顿曰：似此情形，旷时费日，于敝船殊为不便。倘尊处无引港好手能直导吾船至于末一口岸者，或宁波地方较大，商业较繁，必能具有此种引港之人，务请贵长官代向宁波雇用。

长官一闻此言，即念及乾隆皇帝曾有通飭各口岸优待吾船之通令，又恐不为吾等办理此事，吾船抵宁波后，向其上一级之长官言之，此当地之长官必受谴责。乃立允为吾船竭力设法，调查既久，始得二人。系前此自备船只往来经商于天津各口者。令其担任此责，即吾偕来之二人是也。（参考摆劳氏《中国旅行记》曰：吾初不料此间欲雇用一引港之人竟艰难至此。当地长官即允史但顿勋爵之请，立命兵丁多人，四出调查有无往来天津之人，有则拘之至一古庙中加以考验。一时此古庙佛殿之上，拥挤异常，然大都不愿前往。容色之悲戚，见者亦为下泪。考验而后，多以不合格一一遣去，则欢笑如释重负。最后始拘来二人，经验之深为同辈冠。顾二人前此虽经营海上事业有年，今则以经商致富，不愿复有此冒险之举。一闻被选，立即向长官磕头求恕，谓吾方业商，吾苟远出则商业必败，而妻孥必馁，望长官怜而释之。长官置之不理，斥言：此系公事，若辈胡得推

倭，今限汝一点钟之内登船服役，迟则治汝抗命之罪。二人知不可免，遂哭别妻孥随吾辈登船。）

然二人虽略有经验，而于航海之知识与技术，则殊形浅薄。逆料此去船上引港事宜，仍当自行料理，此二人仅足略备顾问而已。（参考“克拉伦司”船抵珠海海港而后，摆劳氏以贪食未熟之水果太多，致患“霍乱”吐泻之症。其《中国旅行记》曰：余以骤感时症，往商当地长官，乞代办阿片大黄各少许，以资调治。而长官殷恳异常，立延一中国医生为吾偶活。此医生沉默寡言，见我之后，初不一问病状，但以一手为我诊脉，两目注视承尘。其诊脉之三指，时而此轻彼重，时而彼轻此重，越十分钟之久，释余手言曰：足以此病，乃多食伤胃之物所致。余奇其言之神也，服其药一剂而愈。后此见人，每称道中国医生，挟有神术，非吾西方医生可比。而中国人复为余言，中国习俗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接手一事，社会悬为厉禁，以是尊贵妇女之患病者，即诊脉亦在所不许，但以牵线诊脉之法代之。其法病人卧于内室，医生坐于外室，病人脉际系一丝线引至外室，令医执之，医术甚深者，可即线以知病也。）

十九日礼拜五，抵竹岛。竹岛吾尝闻之，庙岛则未之前闻，至是始知引港人之所谓庙岛者，即竹岛之误。（译者按：山东有竹岛，亦有庙岛，惟竹岛近岸而庙岛孤悬海心。引港人之言虽误，究未全误也。）夫以本国一重要海岸之名词，此辈犹不能记忆无误，则其航海之知识，已概可想见。无怪吾船离岸稍远或偶至海水较深之地，彼等辄战战兢兢以为不可，又无怪吾船破浪而进，不肯受风雨之阻，彼等辄摇首咋舌视为非常也。（参考《中国旅行记》曰：船中自有此中国引港人二名，后遂致终日喧闹不宁。彼等虽有一绳以探测海水之深浅，顾胆小如鼠，往往极安静之地，吾船过之万无危险者，彼等辄加以峻阻。以是船

上执事之人，恒斤斤与彼等争执，为状至堪发噱。平心而论，吾英执役于船上之人，多预先加以训练，与以必要知识，且一具高等知识者统带之。此辈则悉自下流社会出身，知识既无，所可自信者，但有阅历，虽其主张至觉可笑，而恒惴惴然唯恐偶有失误。亦不能深责之也。)

二十日礼拜六，自岸上得一新引港人，启锭前行，数小时抵登州府。数日来，天气变更无定，时而暴风骤雨、时而风定雾生。闷坐船中，至觉不快。入暮，约当下锭三小时之后，登州府长官到船拜见。其人为中国大员，一与我见，即言：兄弟已奉到朝廷命令，优待贵使。贵使苟有所需，第在兄弟权力所能办者，当无不如命。倘贵使欲自登州府取陆路晋京，则车辆及一切装运之事，当由兄弟担任云云。余均领之。此人年事约三十五六，颇精干善交际，与余琐谈杂事，历二小时始去。神意无倦，以素未谋面之人，而周至殷勤，乃如老友，是亦不可多得者矣。

二十一日礼拜，登州府长官遣人送礼物至船，计：牛四头、绵羊、山羊各八头、白米红米各五石、麦粉二百斤、蔬果各数筐。余受其礼，配以相当之回谢礼物，付其使者携去。又有一引港老人，年纪已七十许，亦登州府长官派至船中，听候差遣者。此人言：每当西历七、八、九三日之交，北直隶海湾中，恒风平浪静，吾船此去，可无险阻。又言：为吾船驳运行李礼物之船只，今已停泊大沽口，一俟吾船到口，即可改登驳船，开往天津。好在各船均坚固宏大，不虞船中什物之损坏潮湿也。

二十三日礼拜二，吾船在北直隶海湾之内。北直隶海湾为黄海之一部，风浪甚静，一如彼老引港人之所言。黄昏时，吾船与“勉勵”号相遇。此船抵澳门时，东印度公司之主事者，不知吾船抵澳门之时，亦须暂泊，因以信札付“勉勵”号，令其

迳行北驶。俾于吾船未抵天津之前，在中途与吾船相遇。及吾船抵澳门，“勉励”号已于数小时前北驶，吾船遂与“勉励”号相失，至是始遇。

二十五日礼拜四，晨起，日甫出，即见吾船四周，有中国船只无数，大小不等，所占面积可二三英里。吾因问引港人此地何地？去天津之口岸（指大沽口）为程几何？引港人未能明答。而余见远远檣桅丛密之处，南北两旁，均有树木家屋，隐然可见。以意度之，彼处必为直达天津之河道之出口处，与吾船相距，为程不过九英里。顾不审吾所料果否无误，乃命康倍尔大副及密司忒许德南二人，乘“戛考尔”船前往探取息耗。傍晚，二人归，始知吾料果不谬。且言渠等到口之时，即有下级华官数人上船询问，及知此船乃隶于英国钦使部下，华官立请彼等上岸与两大员相见。此两大员已驻节彼间多时，日盼余至，故一见二人，多异常欣忭，待以殊礼，且细问英国钦使及钦使部下各员情形。凡各员之职位品格、性情、年岁，以及此次带来之礼物，“狮子”船及各属船之形式驶力，莫不一一缕问。且令一书记傍侍，将二人答语，笔之于书。二人别时，两大员言目下岸上各事多已齐备，一俟“狮子”船抵滩（“狮子”船过大，不能傍岸，只可驶抵沙滩而止。）当由两大员躬至船上，候英国钦使安好。又言：目下“狮子”船去滩不远，为程不过三海里矣。二人复言默观华员神气，咸料吾船此次带来之礼物必大有可观。而吾船所备者，实为数为几，万一进呈御览时，乾隆皇帝不能满意，则吾辈此行，结果必不能十分圆满。史但顿勋爵亦谓曩在澳门之时，曾与一绅士闲谈。此绅士来华已久，熟悉东方情形。因问钦使：此次东来，携有礼物若干？史但顿举船中所备者告之。绅士曰：似此恐不免令华人失望。职是之故，余乃与史但顿会商添加礼物之法，顾所加之物，既欲求其珍贵，



又当以吾英国产为限。而万里东来，所携有限，势不能复回本国而取之。不得已，调查船上各员自备品之珍贵者，照原价估之，借作公用。计得二物：一为大望远镜一具，密司忒勃郎所有；一为潘克氏制大灵司一具，（灵司为光学中凸凹镜之总称，此言潘克氏所制灵司，想系用凸镜或凹镜制成之一种器械，具有特别功用者。）甲必丹麦金吐司所有。此灵司珍贵异常，不特东方罕见，即吾英亦不可多得。甲必丹曾以重价得之，携之来华，意将奇货居之卖诸华商，吾恐此物一入华商之手，则达官亲贵，必辗转求之，终至贡诸乾隆皇帝而后已。果使此物仍为乾隆皇帝所得，则同是西方货物，皇帝万机之暇，取吾英所进礼物，与此物比较之，吾礼物优美之光华，必为此物所掩蔽，而皇帝心中，亦必谓英国国家见贻之品，奈何反不如吾臣下之所贡。如是则吾此番出使之荣誉，必为之消减，而于吾英国国家之光荣，亦所关非细也。故余与甲必丹熟商，移购此物置之礼物中，自谓礼物中有此二物。北京虽大，而所藏西洋精美之品，殆无有足与相埒者矣。

入夜，余以登岸之前，有种种急应与华官斟酌布置之事。而入国问禁，吾盲于中国习俗，凡关于仪注一切，尤不得不先有人为余探询。因复遣许德南乘“勉励”船登岸，与华官接洽。

二十八日礼拜，有下级华官数人来船问安好，且言：岸上各事现已布置就绪，有驳船多艘，已在沙滩恭候。尚有多艘，定于明日开至沙滩云。

三十日礼拜二，密司忒许德南乘“勉励”号回船，自言承办各事，已一一接洽妥当。又言，当“勉励”号傍岸停泊之时，曾有华官多人，上船询问：汝等有钟表及刀剑出卖否？许德南辞以吾船并非商船，不卖钟表刀剑。彼等乃露失望之色，怏怏而去。准是以观，彼等殆有热望，吾等以此种零星小物见赠之

意，余苟不设法赠之，必非彼等所愿。顾所备礼物，既不能分拆，而船上各员行李中所携之零星小物，亦为数无几，不敷分派。不得已，与“印度斯坦”船上各执事人商量，购其随身携带用之时表以益之。

三十一日礼拜三，终日大风，海湾中小船不能行驶。午刻，两大员督驾大号驳船七艘，自岸上装运大宗粮食杂物到船。计：牛二十头、羊一百三十头、猪一百二十头、鸡一百只、（参考摆劳氏《中国旅行记》曰：鸡猪二物，以为数过多，装运时有挤压而死者。交卸时，苦力辈陈死鸡死猪于“狮子”船甲板之上，去其毛洗之使净，咸之以盐，一一叠之于吾船货舱中，谓此种咸物，可以耐久，堪留作后用也。）鸭一百头、粉一百六十袋、米一百六十袋、满洲面包十四箱、茶叶十箱、小米一箱、红米十箱、白米十箱、蜡烛十箱、西瓜一千个、甜瓜三千个、干制桃子二十二箱、蜜饯果子三十二箱、干制果子二十二箱、蜜饯蔬菜二十二箱、盐制蔬菜二十二箱、大号冬瓜四十篮、南瓜一千个、新鲜蔬菜四十捆、豌豆夹二十担、陶器三篓，供给之周至如此，而礼貌又优渥异常，恐世界各国之优待他国使臣者，多不能与此东方帝国比也。顾吾以其所赠之物太多，供过于需，全受之或滋霉腐，故仅受其大半，而璧其小半。两大员一曰樊大人、一曰周大人。（均译音）樊周二字系族氏，大人则其尊称，言伟大之人物也。

樊大人为一武官，头上插孔雀毛，（参考史但顿《出使中国记》曰：余初以中国官员头上所插孔雀毛，为装饰物之一种，如吾英妇女之冠羽然。后乃知此系朝廷名器，名曰“翎子”，必建有功劳，皇帝赐之，乃能插用也。）戴红珊瑚顶子，红珊瑚顶子者，二品官之标记也。（参考史但顿《出使中国记》曰：樊大人为人慷慨异常，在在不脱武人本色，英勇之气跃跃于眉目间。渠

尝躬与战事，身受数伤，而体格之健全，不因此稍损。身材亦仅中人，而背脊甚直，四肢筋肉凸起如栗。语言动作虽直率近鄙，而天真烂然，足以其成功立业之表证。其布置各事，既周到精细，足令吾辈深感。而谈话时之开诚布公，欢笑不拘细节，若家人朋友之相处，则又足表其品格之豪爽也。）

周大人则为文官，科甲出身，戴一蓝顶子。蓝顶子与红顶子较，品级居次，然华人重文轻武，樊大人之权，似反在周大人之下也。（参考《出使中国记》曰：周大人沉静稳默，恂恂儒者也。观其言行，似不论事之对己对人有无关系，渠多置之不顾。但一意以诚实忠信之心，视欢迎吾等之事，为其唯一职守。渠尝与某王府教习，以为人正直，当有学问，为一时所称颂云。）

二人上“狮子”船后，先与余寒暄，做种种中国式之客气状态，余亦勉效一二以报之，然自问殊不能中式也。坐定后，即谈正事。周大人且谈且记，凡渠意中以为必须记录者，一一笔之于书。未几，凡关于吾辈登岸时之一切设备，以及装运行李礼物之方法、应用驳船之形式及多寡，均已商量就绪。而余一计登岸之前，尚有种种预备，恐非在四五日之后，不能离船也。两大人均英敏有才具，语言流畅，而又明于事理，宛而能达，以故舌人居间翻译，无误会阻隔之弊。（参考《出使中国记》曰：两大人登船时，吾等以至敬之礼相迎，两大人亦甚解事，凡两国习俗上敷衍应酬之语，滞笨之人不能会之以意，而必令舌人居间琐琐者。两大人均能于语气中得之，不俟舌人启口，即报之以欢笑，察两大人之意，似甚愿得吾等之欢心也。）

谈话既毕，余即留两夫人在船中小酌。吾人所用刀叉，两夫人初觉用之不习，然未几即能随意叉切。船中原备之肴饌，初无珍品，即由庖丁自两夫人见赠各品中，择其珍贵者烹调以进。酒则悉系西品，因东西口味不同，尽出所藏种种名酒于案，听

两大人自择。两大人乃一一遍尝之，凡葡萄酒、杜松子酒、烧酒、啤酒、糖水酒、椰子酒、舍利别酒、白兰地酒等，莫不各饮少许。而以白兰地酒最当其意，故所饮较多。两大人告别时，亦学西礼，与余握手。及至舱面，见吾船卫队及音乐队，方整列行送别之礼，则顾而大乐，驻足听音乐，移时始欢然而去。吾知两大人心中必甚满意也。两夫人在船时，曾一问吾船带来礼物何若？余告之以各物之名，及其形式功用，两夫人均言此种礼物甚为合适，请开一清单见示。俾先期译为华文，进呈御览，余诺之。

八月二日礼拜五，有大号驳船数艘，自岸上来，装驳“印度斯坦”船中各物。一三品官戴蓝顶子者，同来监督其事，至各驳船一律装满后始去。

三日礼拜六，仍自岸上派驳船前来装驳货物，约计下礼拜一可以装完。其监理之人，仍为昨日之三品官。

四日礼拜，是日装驳货物之人，均异常出力，尽一日之长将各物装置完毕后，预定先将此种大号驳船开至大沽，再从大沽换用小号驳船开至通州。通州离北京十二英里，至此水道已尽，需改由陆路入京矣。余不耐闷坐，至船头观看中国苦力搬运货物，见人人多筋骨坚壮，饶有气力。虽作事之时歌唱呼唤殊扰人耳，而秩序井然不紊，又能各尽其力，无贪懒嬉戏者，洵足多也。各驳船装置货物既毕，三品官即分派下级官员数人，令各司一船，以各船所装货物之细帐付之，使为一船之长，担负任职以防遗误，亦善法也。此时余料明日之晨，余所属员必须登陆。登陆之后，华人之欢迎供张必备极优异。若互派公使一事，得蒙中国朝廷批准，则吾辈勾留之时间，亦必甚久。倘留此数船静候于此，殊属无谓，计不如令各船回至珠山休息。因“狮子”船中上下司役，困于船居已久，当得一安静之地泊之，

令船中人得登陆一舒体气。若休息若干时后，吾犹无回国之必要者，各船即可先行回国，而“印度斯坦”容量其大，力能任重。苟于抵珠山后，装载商货若干回英发卖，亦未始非吾英商务推广于中国珠山一处之先声也。至于甲必丹麦金吐斯，则吾意拟偕其同往北京后，即向华官乞一护照，使返珠山。俾驾其所管之船，由珠山为吾传递公文回英，此种计划自谓斟酌颇当也。

五日礼拜一，晨九时，吾离“狮子”军舰登岸。（参考《出使中国记》曰：钦使登岸之时，一至舱面，各驳船水手，即齐声欢呼，此等水兵多系前数日装驳货物之人。钦使以其作事勤若，井然有条曾传命嘉奖。故彼等对于公使感情甚洽，欢呼之时，各船均放爆竹以为敬礼。声“砰砰”然，历十数分时始止。此又吾曹抵中国后，初次目睹之新景象也。）吾以属员仍分坐“克拉伦司”、“夏考尔”、“勉励”三船，其余卫队、仆役等人，则坐中国驳船，杂于行李、礼物之间。自吾离船之地至白河口，（即大沽口）为程十八英里，半日而达。

入口而后，见河中船只甚多，不可以数计。河面几为之尽塞，其南岸则有中国兵队，整列行礼，军容殊整饬可观。樊大人及周大人，一见吾至，立即欢笑而前，谓岸上已备有筵宴，邀吾一临。吾以礼甚罢茶，酬酢为苦，坚辞之。两大人固请，吾仍以身体欠佳为辞。乃易坐中国客船，以便溯河而上。此种客船，乃樊、周两大人先期为吾预备者，洁净高爽，极合卫生。其停泊地点，离河口约一英里。及吾等甫上客船，而樊、周两大人亦已赶至，至则先向余候安。且言，船上一切，简慢异常，钦使若有所需，请即见示。余言：两大人周至如此，所需之物，谅已尽备，外此必无它需。

两大人复一一问诸各属员，各属员均以此言谢之。其殷恳

之忱，至足感也。（参考《出使中国记》曰：此种客船，高爽宽大，实为吾英所未见。其顶棚之高，自远望之，几如水面流动之家屋。内容则分为三大舱：头舱为安置行李及仆役息卧之所；中舱为起坐间，纵横各丈五尺，装饰华丽，略如吾英上等人家之会客室；其后为房舱，区为房间二三，衾褥均备；房舱之后为厨房；再后一小舱，形如狗洞，则舟子之卧所。船上舟子甚多，试问此小小一舱，安足供其寝处，则以中国舟子，咸不必有余地以供其放置行李之用，其所备行李，均驮于身上。日则以之为衣，夜则以为卧具也。《中国旅行记》曰：钦使所坐客船，与属员所坐者，初无少异，唯装饰略有不同。钦使船上各窗大半镶嵌玻璃，余船则糊之以纸，此因玻璃为西方物产，在中国颇形珍贵也。此地河面之阔，与吾英格雷夫生得一带之泰晤士河相若。两旁有房屋甚多，悉以泥土及葺料造成，为状又与吾英海姆歌尧礼拜堂附近之茅屋相若。此种茅屋中居民极多，余自船中见之，不觉加以疑骇。盖余初不料中国人口之繁殖，竟至于此极也。）

吾船泊处，其居民咸至岸头驻足而观。余于人丛中见妇女数人，亦系大足，轻便善走，不与中国普通妇女之跛躄难行者相类，心甚奇之。后乃知缠足仅为上流妇女之风尚，下流妇女为便于作工自活计，缠者甚少。此种风俗，中国南北各省皆同。唯近以北方密迩帝都，下流妇女竞效时装，致不缠足者较少于它省云。余所见妇女，大都食力自活者，肌肤为风霜所剥，颇不美丽。然此间天气尚佳，面色虽见侵于风霜，致中年之人带有老年之貌，而气色则固无憔悴之状也。（参考《中国旅行记》曰：余来华后，虽所见妇女甚少，然以容颜之美丑言，则从未见一人足驾凌欧洲女子之上者。）妇女多束其粗黑之发于头顶，压之以金质之针；小儿则露体者居多，亦有袒露其上体者；男

子多雄伟有力，四肢筋肉突起，无萎靡不振之相。余逐处留意观之，不觉朗诵诗人莎士比亚《颶引曲》中之句曰：观此芸芸之众生兮，叹造物之神奇，朕人类之美且大兮，吾乐乎新世界之自居。

六日礼拜二，朝曦甫上，即有华官以食物及种种需用之品，逐一至各船分发。秩序既佳，礼貌亦极恭谨。（参考《出使中国记》曰：有下级华官数人，至船上分送食物及日用品。每至一船，必详问各物合用与否？食物亦精美，每船各开一桌。除中国原有种种珍肴外，复酌仿西式，用英国烹调之法，制为种种新饌。又为投合吾人口味起见，凡猪、鹅、鸡、鸭之属，都切为大块煎炙之，令与西饌之猪排等物相类。此种切为大块之烹调法，中国不甚习见，虽其味仍是华饌，然颇觉可口，且别有风趣也。）即而有高级官员数人上船，向余问安好。且言北直隶总督某大人，向来驻节保定府。保定府距此凡一百英里，今因受皇帝之命，令其欢迎英国钦使，特移节此间，俾与钦使一面，且可照料一切，以尽东道之礼。（参考《中国旅行记》曰：吾辈未来之时，意谓中国人夜郎自大，素以蛮夷戎狄目吾英人，乃既来之后，见其礼节之隆重如此，始知前此理想之误会，反躬以思，反觉所见太鄙矣。）

八时，余与史但顿勋爵及史但顿之子——小史但顿，与译员一人，相率离船登岸。登岸时，自甲板以至岸边，已架一木桥，以便行走。桥绝阔，面上铺以洁净之草席，两旁有栏，缠以红锦，颜色夺目。即此一桥之费，亦已甚可观矣。一抵岸头，即有轻轿四乘，肱列以待。轿用竹制，外张色缎，每乘有轿夫四人，二前而二后，均强健善走。上轿后，有马兵一队为吾辈向前驱。行一英里，抵海神庙。海神庙者，总督之行轅，且用以接待吾辈者也。庙门之外，有棚帐数座，颜色不一，有白、红、

蓝各种，其中似以蓝色一种品级较高。吾侪未至之前，帐门均阖，行稍近，帐中兵队即出帐外站班。各兵手中均执钢刀，无有荷火器者。军服系蓝布或蓝羽毛所制，镶以绝阔之红边；又有马兵一队，排列庙前，手中不持刀，亦无手枪，但有弓一张，矢一束，为状与吾英古代之甲士同也。

抵庙门，总督亲出欢迎，礼貌极隆。旋导余至一广厅，坐甫定，有其属员及侍从多人，至厅中恭立站班，亦有分列两行，做“八”字式，站于堂下者。中国俗尚，客至必进茶，吾辈进茶后，总督又导余至一陈设精美之室中小坐。自广厅至此室，中间经一天井，四面均有房屋围之。此天井四周之墙壁，有五彩画图极可娱目。余初意此壁必为木制，木外复加以油漆，绘成人物宫室之形，乃逼近观之，全体均属瓷瓦，其花纹乃自窑中烧出。则东方之瓷业，洵有足为吾辈艳羨者在也。

既入此室，吾即与总督谈论一切。总督先向吾寒暄，问吾身体康健。继即言中国皇帝自闻贵钦使来此觐见之消息后，异常满意。现皇帝方在热河避暑，皇帝之意，甚愿贵钦使早日安抵热河云云。余亦先向总督作适当之寒暄语，次即言敝使此来，随从之人既众，而所携行李，以及将来赠与皇帝之礼物，为数亦复不少，拟请贵总督先在北京代觅宽大之房屋以便居息。又言：目下皇帝避暑热河，敝使既来自当迳往热河觐见。但北京热河之间多为陆路，苟悉数将所携薄礼运去，恐颠簸之余，不免有所损坏，故拟将轻便者随身携去，其重大者则于抵北京之后即运至皇宫中存放。又言：敝国皇帝，为西方第一雄主；贵国皇帝，则为东方第一雄主。今敝国皇帝遣敝使来此，意欲永修两国之好，令敝使此行得有优良之结果。敝使秉承敝国皇帝之命，又承敝国皇帝委以全权，自当以皇帝之心为心，处处仰体上意，方可勿亏厥职。但东西习俗不同，敝使深虞处事不当，



尚望贵总督不吝教言，时时加以指导，庶于觐见贵国皇帝之时免貽笑柄。又言：敝使所坐“狮子”等船，困于海程者已有数月之久。今船上之人，既欲得一适当之地以一舒体气。即船体亦当有所修治，倘贵总督惠及远人，许各船得驶出北直隶海湾，至南方择适宜之口岸停泊，则感激不尽矣。

总督人极和善，其恭敬撝谦之状，几非吾辈所能述。一闻余言，立即应曰：此事必可如命，且贵使部下船只，必有多时勾留，兄弟当饬属下以十二个月中所需之物品供给之。总督年已七十八岁，体不高，目小而有英光流露，须白如银下垂及胸，容貌蔼然可亲，举动雅驯有儒者气。即待其属员亦无矜居自大之色。比吾返，船中已备有盛宴珍肴满桌，香沁心脾。问之，则总督之所馈也。（参考《出使中国记》曰：吾辈往谒总督共有四人，故总督所馈肴饌，亦有四桌，每桌有菜果四十八种，吾西人宴会中，万万无此盛饌也。）

七日礼拜三。晨间樊大人来，言：总督大人将于十点钟到船，向余问安好。但大人春秋已高，步履颇觉艰苦，倘欲从岸头到船，势必由此木桥而过，此木桥势甚峻险，以龙钟如大人者行之，恐有危险。余聆其言，不解所谓，即曰：总督大人年鬓既高，屈驾至此，已属万不敢当，如以过此木桥为危险，则敝使更不敢强其履险。且敝使昧于贵国风俗，今后各事，请各大人就贵国习尚中所有者便宜行之，敝使决不稍持异议。今总督大人，为乾隆皇帝信任之封疆大臣，吾知其对于敝使，凡所措施，均能深合贵国皇帝优待远人之意。樊大人乃曰：如是则甚善，现在总督大人之意，拟亲至河岸，遣一人至船，持总督大人之名片向贵使请安。缘敝国习俗，本人或以不得已之故不能亲至，则名片之至，亦与本人之至同。今总督大人以年老不能过桥，以一名片为代，不知贵使满意否？余曰：可。此事悉